

刘恒

九月感应

天知地知

拳圣

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

小说六家新作丛书

拳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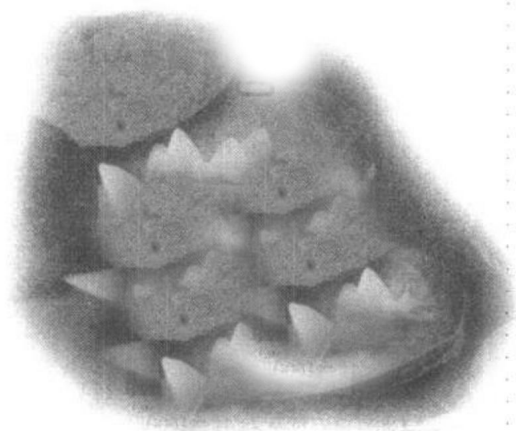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拳圣

刘恒著

小说六家新作丛书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拳圣/刘恒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1999.12

(小说六家新作丛书)

ISBN 7-5033-1168-2

I. 拳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773 号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E-mail: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.125

字数:155 千字 印数:1-10,000

定价:12.60 元(膜)

写在《小说六家新作丛书》出版之前

——兼议小说的民族风格

集束选编出版铁凝、方方、迟子建、刘恒、莫言、叶兆言(女士优先,年龄为序)六位当代著名小说家的新作,无意也无权为他们在当代文坛上确定一个什么位置,推崇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文学风格是策划这套书的本意和初衷。

六位小说家对小说各有自己的追求,形成了独自的风格,他们在小说艺术上的造诣和贡献,这里不想作一一探究,由评论家和读者去细细品评。在此,只想给广大读者说一说编辑出版这一套书的意图。

小说发展至今日,它究竟该如何写,评论家作家仍是智者见智,仁者见仁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说起来也是,写作纯粹是个体精神劳动,怎么写写什么完全是个人的自由。回过来说,小说是写给大众读的,读者是否接受,是否喜爱,对作家和出版者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。

这六位小说家，可说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，用时髦的话说，他们都是当下非常走红的小家。当然，眼下走红的小家不止他们六位（就这套书想推出的也还有余华、池莉，他们的作品已另有他主），选他们六位，是欣赏他们的小说，崇尚他们的风格，读者喜爱他们怕也在于此。

看重他们小说的风格，是他们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美学特征。时下有的人或许对小说的民族风格已表示不屑，似乎民族性与传统守旧已成同义。窃以为小说无论怎样作法，作家创作的灵性，作品描写的人物，叙述的语言方式，传达的艺术精神，无不渗透着民族文化、民族文字和地域风情对作者的熏陶滋养，这种渗透是融入意识浸入血肉的。一部成功的作品往往正是作家得益于此，得益于作家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自觉地接受，能动地把它融为自己的观念和智慧，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，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，表现生活，再用自己的作品回报民族。没有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、命运、国民精神，投以深切的关注和切肤的体验、理解，不可能塑造出不朽的文学形象。鲁迅先生一贯提倡文学的地方色彩，他说：“现在的文学也一样，有地方色彩的，倒是容易成为世界的，即为别国所注意。”世界文学画廊，是由各国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典型所构成；只有具备独特的民族风格，才有可能丰富世界文学的宝库。“只有民族的，才是世界的”，此话不无道理。

注重写人，写活人物，可说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特征之一。“略貌取神”、“以形写神”是中国小说的传统，也是我国文学和艺术区别于西方的重要标志。如今我们常

常不绝于口顶礼膜拜的西方文学风格，恰恰是我们的祖先所创立。我们先辈对绘画、诗词、散文、小说的艺术追求，向来以写意、传神为最高境界。当西洋画沉溺于写实、摹仿，以逼真细腻地再现描绘对象乃至乱真为艺术追求时，中国画早就走着自己重写意、讲神味、求气韵的道路。绘画如此，小说也亦然。清人沈宗骞说：“作者若但求之形似，则方圆肥瘦，即数十人之中，且有相似者矣，乌得谓之传神？今有一人焉，前肥而后瘦，前白而后苍，前无须髭而后多髯，乍见之或不能相识，即而视之，必恍恍曰，此即某某也，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。故形或小失，犹小可也，若神有少乖，则竟非其人矣。”他把“略貌取神”的美学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六位小说家的小说，写人物堪称高手。读他们的作品，吸引你的不是故事的曲折，不是事件的重大，也不是题材的新颖，而是人物的鲜活。随着那不惊不乍不露声色的叙述，你会不知不觉被作品中的人物所牵动，或喜，或忧，或气，或怒，或乐，或哀，不能自己。

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又一特色。我国古代称小说是“小道”、“小家珍说”，是“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”，是“丛残小语”，尽管不无偏颇，但却道明了小说源于社会底层百姓的“琐屑言谈”，与底层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本质。六位小说家似乎对小说本质的理解不约而同，他们好像都不太喜欢热闹，他们很少甚至几乎不涉猎直接描写国家命运、民族兴亡、时代洪流、指点江山的大作品；他们似乎也不迷恋自我、欣赏自我，陶醉自我，不见有自恋情结；他们也不沉醉于旧纸堆里，拣一些

陈谷旧糠花样翻新。他们耐得住寂寞，但又不冷漠，丝毫不敢懈怠，时刻关注着平民百姓的生活，把全部的热情投注在小人物身上。正是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，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节总关情。”他们虽不在“衙斋”，也不为“州县”一官半职，只是纯粹的文人，但他们视关注百姓的个人生活世界，勘察身边人的生存状态，探究平民心灵的内在事件和隐秘情感，抚摸日常各个角落的土地为平生己任和乐事。因此他们赢得了丰富广阔的生活源泉，不断地发现和发掘艺术的矿藏，以自己的一个个鲜活的“这一个”，繁荣着文学的画廊。

平实动感而富有韵味的语言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另一特色。中国小说发源于说话，崔道怡说，小说是“说”出来的。无论作品里叙事的主体是谁，他都是在说。这话很在理。语言是小说的基本要素，小说的色彩、品位、趣味和可读性，往往取决于小说的语言。有人说，音乐是人与自然的对白，是人对自然的感悟而产生的心声。读这六位小说家的小说，你也会感受到一种声音的旋律在流动，它也是小说家对生活的感悟而产生的心声。这种心声是叙述，是倾诉，它会带着汉语言特有的声和形，让你听到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，感受到一幅幅动感的画面。

中国当代作家能胸怀走向世界的意愿，敢睁大眼睛顾盼诺贝尔文学奖，其胆气和精神值得赞赏。但中国作家不用英语写作，中国文学便进入不了世界行列的说法却不敢苟同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，一个作家的作品，首先是写给自己民族的人民读的。中国老百

姓在茶馆、酒肆、街头巷尾的聊天、侃大山、摆龙门阵，惟汉语语言方能惟妙惟肖地传达其中的神韵，达到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的效果。用英语来写中国百姓的生活，不知如何能写出那些富有个性的语言特色，写出那些风趣幽默的乡言俚语的风味。

前面已作交待，六位小说家的具体作品，这里不作一介绍，请读者们细细去品评。上述的分析，也不过一孔之见，一己之得，未必恰当，权当抛砖引玉，若有不妥，还望六位作家海涵，请读者见谅。

黄国荣

1999年9月18日于黄寺宿舍

小说六家新作丛书

《永远有多远》 铁 凝 著

《过 程》 方 方 著

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 迟子建 著

《拳 圣》 刘 恒 著

《师傅越来越幽默》 莫 言 著

•
《纪念少女楼兰》 叶兆言 著

刘 恒

作者简介:

刘恒, 本名刘冠军。
1954 年出生, 北京人。
1969 年入伍, 1975 年退役, 1979 年调《北京文学》任编辑, 现为北京市作协驻会作家。

1977 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代表作有《狗日的粮食》、《伏羲伏羲》、《天知地知》、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及《刘恒自选集》五卷。作品获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全国文学新人奖、庄重文学奖, 有英、法、意、日、丹、韩多种译本出版。

另有《菊豆》、《本命年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四十不惑》等多部电影、电视剧上映, 并多次在国际、国内电影节获奖。

- ◇ 主 编: 黄国荣
- ◇ 副 主 编: 项小米
- ◇ 责任编辑: 秋 野
- ◇ 责任校对: 吴 汇
- ◇ 装帧设计: 王 旭

目 录

写在《小说六家新作丛书》出版之前 黄国荣 （ 1 ）

■ 九月感应 （ 1 ）

■ 天知地知 （37）

■ 拳 圣 （111）

■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（145）

后 记 （246）

九月感应



是靠近山麓的小湖，我坐在东岸的一把椅子上，透过窗口看着它。水很绿，一直绿到黄昏。夕阳一落，水就黑了，山和树也黑了，只剩下一些离死不远的秋虫，在墨一样的夜色中吟唱。九月，是可怜的虫子们交配的季节，我也要有点儿有趣的事了。蘸水笔坚硬而修长，是一种器官；稿纸白皙而平坦，是另一种器官。让虫子们叫得更猛烈一些吧，蓝黑色的液体已经匆匆忙忙地喷出来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的心情很不好，而且我舍不得放弃比喻。暗夜在掩护我，一个温柔而漆黑的小湖也鼓励我放纵，思想的瞎马驮着我飞奔，我像施暴的匪徒一样大喊大叫：×！×！×××！

湖泊里水响，跃起来的不是一条缺氧的出风头的大鱼，而是一个赤条条的杂种，一个被某种体验所孕育的杂种。如果你们过于自爱，舍不得打自己的嘴巴，现在则可以抡圆了揍这个替身！它新鲜吗？它有温度吗？

心情确实糟透了。白纸在笔尖下面吱吱乱叫，像有汗的手指搓着一块有汗的皮肤，可是没有快意。我想起一笔又一笔债务。我是为了躲债才逃到这里来的。过去

漏算的利息带着小数点儿突然浮出脑海，令人格外沮丧。我记不清欠债的历史，也记不清谁是债主。我只记着一大片数字，人群一样张牙舞爪地朝我扑过来。我暗叫一声跑吧！就跑到这里来了。我透过窗口看着绿色的小湖，装模作样地捏着一支秃笔，靠虚张声势获得了安全感。可是债主跟来了，躲在窗台下边，悄悄地把又大又白的脑袋探入我的视线。这骷髅一样的东西朝我冷笑，我的笔顿时软了。捉奸的债主庄严宣告：你不配做这件事情了！我认为这债主应该是我，他借了一盏台灯的光线，把我映在眼前的玻璃上，产生了别人无法给予的深度和恐怖感，我在他的注视下频频战栗。提着裤子跑么？或者光着腚走掉？我的回答是趴着别动，喘口气，以加倍的厚颜无耻继续做这件和文学有关的事情。

小湖产的蚊子很大，像天使一样在夜幕里飞翔，发出只有苍蝇才能发出的嗡嗡声。大家可以想见，文学已经不是信仰，甚至连梦境也不是了。它是精心计算的版税；是讨价还价的影视改编权；是衡量私欲和虚荣的一个刻度；是马戏团里的小猫小狗，靠乱翻跟头博取大众几声惨笑。明天早晨，它将直接变成货币，让不洗脸的小贩们都捂着鼻子拒绝它，就像那些脏兮兮的分不清是两毛还是一毛的烂纸一样！蚊子在抽我的血，我看着它一点儿一点儿胖起来，感动得快要哭了。

没什么好说的，离天亮还早，让我在地狱般的黑暗中继续赶路吧。稿纸咯吱咯吱地令人愉快也令人肉麻。许多动物都是这样，道貌岸然了一辈子，不知怎么打了个喷嚏，就突然变得比谁都下流了。我们要不时地撒点儿胡

椒面儿，让纯洁而严肃的家伙们露出他的本相。那位地位不低的同志还要嘴硬，说他没有用手指头捏过女下属的脸蛋子，他无休无止地为自己辩解。很好，让他到一边扯淡去。

又来叮我，蚊妹妹你够了吧？

欢乐飞机

手拉着手上路了。有我，还有我的老婆。我们钻进这架飞机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们要去加拿大，去温哥华，去度我们从来没有度过的蜜月。飞机不是合适的交通工具，在所有会飞的玩意儿里数它最蠢笨，最让人不放心。它哼哼唧唧离开地面那一刻，怎么能算起飞，只能叫垂死挣扎，让人都不好意思坐它了。要不是没别的办法，我宁肯骑到一只老鹰的背上去。

安全带勒紧肩膀；耳道变长，向脑袋深处延伸；舌头也莫名其妙地变硬了。有一种在水中抽筋的感觉。刚一挣扎，又被水草缠住了，幸好身边有老婆，我捏住了她的手腕。她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：你掐我干什么？！一位白种人用管闲事的目光看着我们。我索性在老婆的脑门上亲了一口，悄悄告诉她：你听，发动机的声音有点儿不对头。她说，你有病！她想都没想，听也没听，就像抬手给了我一个嘴巴。那个无聊的白种人露出了满意的目光，把一张大脸扭到一边去了。

老婆说得对，我有病，有恐高症。只要离开地面十米以上，我的想像力就不再受自己控制了。小时候踏上十

米跳台，我会突然发现游泳池是一块大玻璃，自己是摊在玻璃上的一张肉饼，大家正往我身上撒盐撒葱花倒花生油。老师爬上来救人。我哇一声就哭了，不是感动，而是怕他把我头朝下扔到水泥地上去。我弄不明白，人一到高处为什么总想悲剧，不想喜剧。在太平洋上空的愁云惨雾里，我不停地为这架倒霉的飞机制造麻烦。掉了一只翅膀怎么办？它可以斜着飞么？斜着飞的时候人怎么上厕所呢？如果倒着飞，人岂不是要把小便撒在顶棚上？想来想去，就会发现机翼根部的一颗铆钉松了，整个翅膀正在裂掉。我想让老婆跟我一块儿注意那颗铆钉，又怕她真的当众给我一个嘴巴，只好闭嘴，独自默默地忍受恐怖的煎熬。翅膀终于保住了，可是强大的气流正从侧面袭来，弄不好会把机身挫成两截儿。我希望裂缝在我和我老婆座位后面，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留在前半截儿，说不定能跟着机头继续飞下去。为了证明我有病，飞机躲开了气流。不过，我立即发现前排有人取出手提包，一只手悄悄伸了进去。他长着一张越南人的脸，有一种来历不明的味道。他的手迟迟不从提包里掏出来，贼眉鼠眼地看着前边，又看看后边。我身上的血轰一下涌上了脑门，劫机！不明真相的空中小姐走过来，我听见劫机犯意味深长地对她说，小姐，给我来一杯矿泉水好吗？他没有掏出手枪，也没有掏出炸弹。我明白他为什么像越南人了，他有胃病。他手里拿的东西我们也有，是胃速乐。他对飞机构不成威胁，对飞机构成威胁的好像是我。我由胃速乐想到草珊瑚，由草珊瑚想到驾驶舱。我看见驾驶员把药片分给周围的每一个人，副驾驶，领航员，报务员，